

父母。晚上,一个红军用双手举起大拇指作揖似对我的父母亲说:卡着、卡着(藏语谢谢之意),妈妈,把你家的这把铜瓢换给我,我把这个铜壶换给你们家行不?你们把这个铜瓢换给我后,天上落雨的时候,它可以当帽子遮雨,还可以烧茶、煮饭等。我父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当时确实天上也下着雨,心里有些同情感,最后把铜瓢换给了这个红军,红军也把那铜茶壶换给了我父母,郎珍的父母在临终时给他说了上面那个全过程,并叫他好好把铜茶壶保存下来,这是红军的,这茶壶虽已漏水,但郎珍一直保存到至今。

在茹布公社扎冲村了解红军驻扎的情况时,语火拉珍给我们说了一段听其孃孃讲给她听的那个红军大头头(王震)的事:我当时只有五六岁,很胆小,王震住到我家里,他对我孃孃说,老乡,你们这个箱子里装有猪肉,是不是卖给我们两三块?当时我孃孃想,箱子又没打开,是锁着的,他怎么知道箱子里装的是猪肉,我孃孃猜想这个红军大官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汉人中的活佛。后来孃孃把箱子打开卖了三块猪肉,王震给了孃孃七个银元,最后孃孃留下一块银元把它装在经堂内的一个菩萨的肚子里面。孃孃死之前给我说,经堂里有个菩萨的肚子里面我装有一个龙元,这是红军那个大头头给我的,那是个宝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除非拆房子另修,因为一般菩萨塑好后是不能随便打开的)不能动,你们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有个龙元,如果有,一定要保留起。语火拉珍一直记着这句话。“文革”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造反派打菩萨,我留心了这件事,结果果然在那个菩萨肚子里发现了这个龙元,他们夫妇高兴地交出了这个龙元。

6. 在调查的整个过程中,还有不少群众反映红军到达桑堆、傍河、茹布、省母等乡时,给桑堆喇嘛寺、雄登喇嘛寺和傍河一个名叫汤恩阿友(当年曾给红军带过路的人)分别送有红旗、本子;省母各瓦当巴家红军路过时还在该家的板壁上写过汉字的宣传、标语口号,以上一一丢失、损毁,故无从深入了解调查其内容,在此只作一个反映。另还听群众说,红军路过、住过的地方,那一两天狗不叫、鸡不鸣、乌鸦也不敢上房。意思是说红军有威信,组织纪律严密,群众也很拥护,是一支了不起的神军。

第三部分 考

洛克探秘贡嘎岭

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 1884~1962),美籍奥地利人,著名人类学家、生物学、地理学家和探险家。

他在中国西部考察多年,足迹遍及西部从云南的最西部至藏东北草原的许多地区。但是,在很多偏远、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他确未曾涉足。如藏族人所在的定乡(今乡城)和贡嘎岭地区。由于那里的藏族地方武装不允许西方人去那里探险,因此这些地区极难进入。1922~1949年,洛克在美国地理学会的支持下,以云南丽江为基地,开始对中国西部地区进行长期深入考察。1928年6~8月,他对稻城贡嘎岭地区先后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同年底准备第三次考察时,因东义土司力阻而未能成行。1931年洛克回到美国后,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撰文介绍这一地区,文中叙述了他从云南丽江进入木里、贡嘎岭(亚丁)考察的情况。在亚丁考察期间,洛克采集了3000多种植物标本和700多种飞禽标本,拍摄彩色照片240余张,黑白照片500余张(洛克的这些照片大部分

都是在亚丁探险途中冲洗出来的),同时绘制一张探险路线图,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连续刊载,引起轰动。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根据洛克游记,以达瓦容(蓝月山谷)为背景创作了著名小说《消失的地平线》。

该书在 20 世纪 30 年代问世后,“Shangri-La”(意即世外桃源、理想王国,汉译名香格里拉)一词便风靡世界,而达瓦容就在今天的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一、打开通往贡嘎岭的神秘大门

1926 年,洛克在去木里的途中,看到了贡嘎岭(亚丁)山体的一峰,巍然耸立于远方的雪峰之间。后来他从木里土司那里得知那些山峰在贡嘎岭境内,同时还得知那里盘踞着藏族地方武装。当时他没有勇气进入那片山地秘境,那是因为洛克还没有和那个温和而严厉的统治者木里土司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洛克回到美国阿诺德植物园,就和美国地理协会联系,协商对这片未知山地——贡嘎岭(亚丁)的探险事宜。当时这一地区在地图上还是空白。

洛克于 1928 年 3 月 23 日带领跟随他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纳西族探险队员,从丽江出发踏上了北去探险的征途。他们到达木里后,得知木里土司正住在一座名叫科帕替的寺院里(科帕替海拔 3127 米,位于木里县东面,距木里县城两天路程),木里寺的主持喇嘛和木里土司的喇嘛管家陪同洛克一行从木里前往科帕替。

3 月 28 日,他们离开了木里。项次称扎巴土司命令古都村(海拔 3170 米)的居民为洛克一行安排了第一天露营,村民们早就得到命令送来鸡、羊和糌粑等食物。从洛克踏上木里土司的领地之时起,他们就受到了这位友善土司的盛情款待。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离开了古都。一路上,迷雾笼罩,万籁俱寂,奇绝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俗风情,神秘原始的人文景观,冲破时空的樊篱,始终伴随洛克一行,萦绕在脑海之中,久久不能忘记。

一条平整的小路伸向科帕寺。浓密的松树林和冷杉林从寺院伸向山顶,一直延伸到山的背面。走近寺院时,寺院里有几个喇嘛和土司的随从都排队站在寺院门口。喇嘛们弯下腰,伸出手向洛克一行表示欢迎,寺门用上好的乔木和玫瑰花装饰而成。

虽然科帕替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但是当他们看到寺庙那雕梁画栋的精美门窗时,洛克一行大为惊讶。还未回过神来,土司的汉语文书就来了,一起讨论这次计划。从洛克先前于甘肃写给土司的信中,土司知道洛克想通过他的领地去打箭炉(今康定),所以土司已经为这次旅行安排了一切。但是,当洛克说要去贡嘎岭(亚丁)探险时,他们对洛克考察那一地区,或者说是转那三座圣峰的可能性表示极大怀疑,因为那里有一支四处劫击的藏族地方武装。

洛克叫来土司管家,并对管家说为木里王准备了贵重的礼物,同时又给他一块面值 20 美元的金币,他第一次看到这种金币,便让土司管家奉呈上去。一个小时后土司的管家回来了,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这是洛克计划成功的预兆。然后被引到土司官寨,在大门口,喇嘛们鸣放了黑色火药枪来欢迎他们。领他们上楼,来到木里土司面前。土司身穿黄色缎袍,接见了洛克,拉着洛克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洛克的两个助手呈上若干礼物,其中有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登载有洛克上次(1923~1924)来木里后写的文章。这些礼物成了打开贡嘎日松贡布大门的钥匙。

土司非常和蔼,十分友好。但是,当洛克把贡嘎岭探险的计划告诉土司以后,土司非常担忧。土司认为即便能够与贡嘎岭一带的藏族地方武装达成协议,但还是不能打消土司心中对洛克一行是否安全的疑虑。土司的领地被无法无天的地方恶势力所包围,东南面有傈族的地方武装,西北面是贡嘎岭和定乡的藏族地方武装,这些势力经常骚扰他的领地。

二、木里土司询问外界的情况

土司向洛克询问了很多政治问题。但他完全不知道国外所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恺撒已不再统治德国了。

为了趁机多了解一些世界新闻,土司叫一个喇嘛去密室取来几张镶有木框的廉价印刷的彩色画,其中有一张画的是大战前所有强权国家的统治者。上面有全盛时期的爱德华七世国王、阿伯杜尔·哈默德、墨西哥总统第阿兹和美国总统塔夫脱。洛克逐一解释这些总统发生了什么事,并告诉土司他们几乎没有人能够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土司对这点似乎感到十分惊讶。洛克看出在土司的心目中对自己的安全也产生了疑问。

土司让洛克解释他管家拿来的另一张彩色图画,那是《靴中小猫》画刊上的一个场景:一些盛装的毛驴立起来走路,四只兔子抬着一具小猫的棺材,后面是哀悼的人(没人知道这件少年美术作品是怎么跑到这么偏远的角落来的)。土司十分严肃地问是哪一个国家。洛克笑了,告诉土司那仅仅是故事书中的一幅画而已。

于是,土司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开始询问飞机的情况。土司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他问人坐在飞机上能飞多高,飞在华盛顿上空的飞机是否可以看见中国。接着,他又问为什么美国人没有飞到月亮上去。洛克很难正经而严肃地回答土司的所有问题。

土司开始把话题转移到洛克取道贡嘎岭探险的计划上来。他说那个地区叫贡嘎日松贡布,根据西藏的护法三尊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命名,这些菩萨据说就栖身在这三座巨大的雪峰当中。贡嘎日松贡布是居住在这片高原上所有人的山神。三座雪峰从高原上升起,雄伟壮丽,直插云霄。

三、藏族地方武装阻止香客朝拜神山

一生当中至少来一次贡嘎日松贡布转山朝觐是每一个藏族人的夙愿。如果在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转山,可以成就更大的功德。但由于地方恶势力猖獗,外地人已经 20 多年没有能够来此朝圣了。现在,任何外地人只要贸然踏上贡嘎岭的土地就会被抢劫,甚至被杀死。他们行凶后竟然自己又继续虔诚地转山朝觐!

木里土司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当时的地方官吏。最初定乡和贡嘎岭的部落领地在一个藏族土司的控制下。他的邸宅位于打箭炉和巴安(今巴塘)之间的理化(今理塘),如同现在的木里土司控制的领地一样。这个土司完全控制了他的子民。那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安全地转山朝圣。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香客不分男女老少平平安安地围绕着神山朝拜,尽情地成就功德。突然,野心勃勃的赵尔丰来了,血腥的杀戮惨绝人寰。1904 年,他进军打箭炉,剥夺了藏族土司齐阿拉的头衔和领地,然后又摧毁了理化土司的权威。

赵尔丰当时设治 31 个县在他的掌控之下,其余的都被藏族地方武装割据了。在理化土司统治时期,贡嘎岭和定乡都由他的大小头人管辖。自从赵尔丰除掉理化土司以后,这一区域成了藏族地方武装为所欲为的大本营。这里的人喜欢军队到来,因为给了他们机会武装自己。他们袭击驻军,抢夺枪支甚至大炮。木里土司就曾从贡嘎岭一带藏族地方武装那里购买了两门野战炮。县长是由政府任命的文职官员,那里的人们一点也不惧怕他们。一开始,他们还能平安地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并不总是呆在委派他们的地区,而是呆在靠近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现在他们都走了,最后一位官员也逃走了,以免遭受和他前任一样的命运,他的前任被藏族武装残酷地杀害了。

现在定乡和贡嘎岭地区都被一个名叫沙夏帝巴的人控制,他盘踞在定乡桑披岭寺。他们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甚至去远在几百千米之外的地方拦劫马帮或洗劫平静的村庄。没有一个外乡人敢进入定乡或贡嘎岭地区。

在无法无天的二十多年里,巴安和打箭炉的汉藏商贸被迫中断。任何人想要通过理化至巴安这条交通干线都需要和这些地方极恶势力进行交涉。

贡嘎岭分为三部,每个地区由一名称为土司的头人管辖。他们分别是东部的蒙自土司、北部的赤土土司和西部的东义土司,他们都受扎西宗本的支配。扎西宗本原来是中甸喇嘛,后来成为这一带的头目。

扎西宗本离经叛道之后,在其周围聚集了一帮劫徒,他占据贡嘎郎吉岭寺作为大本营,成为这个地区的独裁统治者。北至打箭炉,南至云南丽江都是他们抢劫马帮商旅的范围。他的哥哥玛霍山也来往于这一地区,假扮成一个普通的商人,实际上他将他弟弟抢劫商旅积攒的财物进行销赃。洛克也曾见过一次玛霍山,那次会面愉快而暧昧。

从北部抢劫的东西主要是皮毛、麝香和地毯等,玛霍山拿到南方丽江等地销赃。云南的鸦片很值钱,通常是从丽江马帮那里抢来的,拿到打箭炉销赃,在那里可以卖个好价钱。

如果没有马帮可抢,扎西宗本就纠集他的劫帮,一般情况下是好几百人的骑兵抢劫邻近地区。他曾经明目张胆地洗劫过丽江这样的城镇。扎西宗本和木里土司关系不错,所以他可以骑马通过土司的道路,这样他就能从木里袭击永宁和宁蒗的部落或者摩梭人。经过几年拼杀,这股势力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张,以至后来国民党政府也无力约束他们。

四、木里土司给藏族武装头目们写信

令人高兴的是,当时木里土司和劫首扎西宗本关系不错,所以土司同意给包括扎西宗本在内的所有贡嘎岭地区的大小头目们致信。语气非常坚决地说由洛克带队的一支美国探险队想去贡嘎日松贡布转山,要求给兵丁下令,不要伤害他们一行。

虽然木里土司声称让洛克放心,用不着怕什么,只管转山好了,但是土司仍然再三叮嘱洛克不要在西坡停留太久,土司坚决要洛克他们尽可能快点离开,不要去贡嘎郎吉岭寺。贡嘎郎吉岭寺在神山的西面,有几天路程。在贡嘎郎吉岭寺,那里有 400 多名时刻准备抢劫的僧人,他们周期性地外出抢劫,完了又回来念经。

由于土司的信送到贡嘎岭地区武装劫首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洛克一行就用不着匆忙赶路去贡嘎岭,洛克一行就陪木里土司从科帕替去了木里他妹夫家。妹夫是木里土司军队的司令。洛克弄不明白这个出身低贱的藏民是怎么会升至今日的高位。他最初只是个马童,后来给土司做饭。洛克每次问喇嘛,他们都避而不答,先是迷惑,后是微笑,最后假装不知道。但还是有人悄悄告诉洛克,这位张先生(司令的汉名)曾经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很明显,是他的勇敢让他坐上了司令的位置。

1928 年 6 月 1 日,洛克一行离开科帕替去夹果,土司比洛克一行人先于几个小时到达。洛克一行穿过由云杉和铁杉组成的茂密的原始森林,一路上看见美丽的杜鹃花争奇斗艳,经过艰苦跋涉终于看到了白桦树环抱的圆形坝子。坝的中央有一座很大的房子,是根据拉萨一处有名的宫殿而命名为扎西贡舍。木里土司用最高礼遇燃放火药炸弹来欢迎洛克一行,洛克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给贡嘎岭的武装劫首们以足够时间来吃透土司信的内容。等了许久还没有回音,洛克一行准备直接去木里寺,为这次重大的探险旅程做最后准备。

五、探险出发

6 月 13 日,洛克一行离开木里,带着 36 匹骡子和 21 名纳西族探险队员,同时带上一对士兵护卫。最值得一提的是木里寺的主持喇嘛,他是土司选派的,像神话书中的术士。没有他路上就会挨饿。虽然是付钱买东西,但是在那个贫瘠饥饿的地区,只有通过他的命令和影响才能得到食物。

从木里出发,洛克一行进入木里人的神山——密珠嘎。这里地势险峻,悬崖上栖息着珍禽异

兽。在海拔4572米的地区生活着珍贵的玫瑰金丝雀。这里也是马鹿的家园,马鹿是麋鹿的一种,是木里土司保护的动物。土司严禁农民猎杀马鹿,违者将被扁形的木质刑杖毒打以示惩戒。洛克一行就在这里开始了第一天的露营。

第二天探险队途经水洛河(水洛河又名铁河,因土地含铁而得名),海拔在3231米左右,流淌在贡嘎岭山脚下。山上是皑皑白雪和古老冰川,水洛河支流发源于贡嘎岭与理塘河并行,这里有险峻的山峰,壮观的峡谷。原来这里有一座铁索桥横跨水洛河,现在却是一座名不副实的伸臂桥。原木构成的桥架从两岸伸向河心,其中一端桥架下陷得很厉害。搭在两边桥架上的三块窄窄的木板已经松动了。桥上没有扶手帮助过桥的人保持平衡,松动的木板像弹簧板一样,过桥的人不管是抬脚还是落脚,每一步都要摇摆。居住在这里的苏亨人牵着负重的牲口长年穿梭于此,负重的牲口在桥上摇摇晃晃,即使有经验的马夫都要手脚并用爬过去,而洛克一行过桥时竟然什么都没有掉下河去,真是奇迹!水洛河有丰富的黄金资源。纳西国王穆铁旺就曾在这里开采金矿。

经过水洛河探险队到达省宗,省宗下面的地方叫拉么,那里有好几个苏亨人的寨子。每一个寨子都有了望塔,是昔日强大的纳西王在几百年前修建的。苏亨寨子很独特,房屋一座靠一座,连接成一团,屋顶是平的,人可以从屋顶上走遍全村。

探险队在拉么乱石地里宿营,由于这里有一片黄茉莉,因此把这个地方命名为“茉莉花宿营点”。

探险队在途中看到了巨大的、金字塔状、圆形石板堆成的嘛尼堆。石板上刻有神圣的祈祷词“唵、嘛、呢、叭、咪、吽”。嘛尼堆一堆接一堆从一个村庄延伸到下一个村庄。这说明喇嘛们有很多闲暇,他们负责修建这些嘛尼堆。水洛河水流湍急,在峡谷上很高的一小块平地上,有一座叫卡拉惹加的黄教小寺,从寺院两边可以俯瞰峡谷。寺中僧人20多个,过着单调的生活:念经、转动经轮,用凿子把经文凿在选好的石板上。

从卡拉惹加下坡,再翻过一座山,就到了牙胡河。牙胡河急流飞驰,流向水洛河,洛克一行沿小路离开了牙胡河和苏亨部落。

洛克踏上了以前白人从未涉足的未知土地。纳西族协作人员、喇嘛向导和提供食物的术士以及洛克本人都渴望深入到被藏族地方武装割据的、神秘的贡嘎雪峰一带。

明知将遇危险,洛克的纳西族协作人员还是满不在乎地前进,令人振奋。对于这一点,洛克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在戈罗人地盘上去考察神圣的阿尼玛卿山时,他们和洛克曾经遇到过更危险的情况。

洛克探险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坚强的纳西族探险队员,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洛克也可以绝对信赖他们。例如有一次,洛克一行被600多名凶悍的汉族匪装包围,他们也毫不示弱。洛克想起曾经考验他们勇气的情景:在甘肃南部,洛克一行受到一伙穷凶极恶的暴徒袭击。在松潘北部的荒野,他们与洛克一起解除了18名藏族流氓的武装,当时如果洛克等人的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他们杀死了。

现在,洛克一行在转贡嘎雪峰,纳西族小伙子们又证明了自己的勇气。木里寺的主持喇嘛离开了自己的地盘,没有了农奴簇拥,所以吓得要命,他极不情愿和洛克一道去贡嘎岭。

洛克一行在炎热的峡谷中走了几个小时,人困马乏,终于来到贡嘎河边,河水汹涌。那里山坡陡峭,突出的岩石便是可走的小路,洛克一行爬上坡,来到一个叫嘎洛的藏族寨子。嘎洛人像阿帕切人。

洛克的随行喇嘛翻译告诉洛克,说是嘎洛士兵不愿意承担护卫洛克一行转山。他解释说,因为担心来自贡嘎岭的袭击。虽然木里土司派了二十几个人武装护卫洛克一行,但要想抵挡住贡嘎

岭人的进攻还是显得势单力薄,所以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洛克的探险历程。洛克听到后,顿生疑惑,但他还是执意坚持。但他感到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否则计划就要落空。洛克站起来,似乎在藐视他们的怯懦,问到:“到底是嘎洛的男人去护卫还是嘎洛的女人去护卫?”然后用汉语给木里土司写了一封信,信中像是给喇嘛向导解释一样,通知他的主人说这个喇嘛和嘎洛士兵害怕护卫洛克。洛克命令他们找一个可靠的送信人把信送给木里土司。这样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们再也没有提出不去,同意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洛克。

洛克和喇嘛徒步去嘎洛上面的寺院,在寺院里随行的喇嘛恳求他的神在他转山时保佑他们,洛克给了念经的僧人面值 50 美分的银币为他们祈祷,然后又给保护香客的神烧了一些印有经文的小纸片和柏树枝。

洛克同意少带一些行李,只带上了必须的装备,尽量避免去诱惑贡嘎岭的武装劫匪。洛克的马帮头听到议论后,吓得晚上就溜了,沿着河边去了省宗,想从那儿回木里,但是苏亨人把他截住了,没有喇嘛们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准过桥。苏亨人没收了他的刀,把他扣留了。

第四天早晨,阴雨霏霏,气候寒冷,洛克一行从嘎洛村出发了。嘎洛士兵骑着马,每个人都带着枪和保佑他们不“吃”子弹的“嘎乌”(随身携带的神龛)。这儿的人都是既带枪又带“嘎乌”,真是够稀奇的。这说明不管“嘎乌”的神力靠得住靠不住,他们觉得带上或许也有用。

一离开嘎洛寺,洛克一行就进入了覆盖着贡嘎高原陡坡上浩瀚的原始森林。森林越来越浓密,云杉和铁杉巨大的树干直插云霄,越往里走树木遮天蔽日,时不时还看见林中绽放美丽的各色杜鹃花。

经过艰难的跋涉洛克一行来到了最难通过的地段,山脚下到处都是横七竖八倒下的树木,似乎是狂风把这些树推倒的。每隔几米远就有一个很深的椭圆形地洞,可以容纳一个人藏在里面。护卫告知洛克这些坑和挡在道上的木头是嘎洛人的防御工事,用来阻挡贡嘎岭武装的前进。很难让洛克相信这宁静美丽的森林竟是一个可怕的杀生之地。

在海拔 4267 米处,洛克一行走进了高大挺拔的冷杉林。林中的杜鹃花枝繁叶茂,盛开着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朵。经过艰苦跋涉,洛克一行终于到了海拔 4587 米的低矮灌木丛。爬上一个山口,在山口上,喇嘛向导和藏民们都大声地喊道:“恩,色罗色罗,啦色罗!”(神胜利了),然后急忙点燃柏树丫枝作为供品献给正面对着的神山——夏诺多吉(金刚手菩萨)。此时,神山的雪冠掩藏在云雾当中。

走过一段岩石小道,洛克一行在海拔 4663 米的一片缓坡上停下来,决定宿营。洛克爬上露营地背后的山坡,想看看贡嘎岭其他的山峰,结果没有看到。回首东面,天气晴朗,可以清晰地看见 100 千米以外的地方耸立着两条雪山带,有一座巨大的雪峰巍然耸立,刺破青天。洛克查看了一些地图,往那个地方寻找,一无所获。当时,洛克就决定下一年再去考察那些壮观的雪峰,揭开她神秘的面纱。后来证实洛克当时看到的就是从无人探险过的明雅贡嘎(今康定、泸定贡嘎山)。

夜幕降临,洛克坐在帐篷前,面对着被贡嘎岭藏族人称为夏诺多吉的神圣山峰。这时,云散开了,平顶金字塔状的山峰,扶壁状岩石突出部分很宽,像一对硕大无比的蝙蝠翅膀。秃兀的山体披冰戴雪,冰川直达山脚,在那里形成巨大的冰碛堆积体宛如圆形的天然剧场。贡嘎岭人把这里叫做贡嘎降色,意思是海龙的鼻子,这里就是贡嘎曲的冰川源泉。

六、贡嘎揭秘日松贡布神山

朝拜神山成就功德,按黄教正统习惯,应该从右至左。而洛克一行转山的目的是对这座独特山体进行摄影探险。这座山和洛克以前知道的山都不一样,它耸立在三角形的高原上,由三座完全隔离开来的山峰组成。

洛克也期望采集到一些动植物的标本,在这个高海拔地区,一定会有许多珍奇的动物和植物。只要偶然谈到高原上的动物,特别是在转山的时候,就会立刻遭到反对。贡嘎岭人强烈反对象猎。这一点,在洛克看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一个和他们一起转山的虔诚信徒。洛克没有采纳护卫队的建议,背着他们收集了动物标本。

木里喇嘛还是害怕扎西本宗,试图改变商量好的路线。想把洛克带到一个可以看到所有山峰的地方而不需要辛苦地转山(站在日萨丫口就能看到三座神山),那样洛克就会打消正常转山朝觐的念头,就可以尽快返回到安全一点的地方。但是,当告诉洛克马帮已经往北而不是往西走的时候,洛克命令他们立刻赶上马帮,把马帮带回到预定的位置,靠近夏诺多吉冰川龙鼻的一个叫辛嘎拉的地方。那天很晚才到达,途中翻越了两个海拔5182米的山口。辛嘎拉是在夏诺多吉的东面,名义上是木里的领地,因为贡嘎岭藏族武装时常出没,木里人根本不敢把牦牛赶到这儿的高山牧场放牧。当天探险队一行宿营于此。

第二天,洛克考察了辛嘎拉河谷和冰川。马帮艰难地爬上森林覆盖的陡坡向夏诺多吉的西南面挺进。尽管高度已上升至4632米,马帮还是在色噶卡错停下来吃午饭,色噶卡错在两座金字塔形的山峰脚下,这两座山峰根据西藏的财神命名为赞巴拉。

在辛嘎拉河谷上面,打了一只雪鸽。看见两个贡嘎岭的藏族人藏在树林里面,被洛克等人发现后,他们走过来搭话,紧接着有几个妇女从河床上的大石头后面爬了出来。这里听到的任何枪响总会被认为是有人被送上了天堂,因为没有人像洛克等人那样会为毫无用处的鸽子浪费弹药。

七、能让骡马受罪的旅程

转山的旅程十分艰苦,在翻越亚卡山口时,洛克等人遭遇了滂沱大雨,根本找不到路,地上全是石块,被暴雨冲刷后的稀泥,又光又滑。这对行进在近5000米高山上的负重骡马来说,简直是受刑。在虔诚的香客眼里,洛克一行一定会成就更大的功德。根据宗教的观点,老天爷不可能让洛克等人遇到的天气变得更坏或更好。

那天晚上洛克一行住在央迈勇(文殊菩萨)山峰的东南坡。

在亚卡山口,美丽的报春花组成了一个圆形的大软垫。报春花扎根在砾石的缝隙中,叶子小而光泽,开满了灿烂的茶红色鲜花。

前面的山口全是石头,举步艰难。骡马全靠人推拥才能翻过那些大石头。即使好天气时在海拔这么高的地区爬行也会非常困难,更何况现在这种情况!狂风怒吼,暴雨夹着冰雹打在洛克一行的脸上,空气稀薄,探险队员大口地喘气,真是疲惫得叫人不想再走,像要进入地狱一般。

一条激流汇集了四周岩石上流下的泥石流,汹涌地漫过前方的道路,绕过一座像纪念碑似的平顶山峰,这座峰叫土巴鲁,代表一位山神。

那天晚上,洛克一行在央迈勇的南坡宿营,露营点建在冰碛堆和悬挂的冰川下面开满各种鲜花的高山草甸上,冰碛边上长有巨型大黄。护卫队和喇嘛向导占据了一个洞穴样的地方遮风避雨。那地方有一块岩石向外突出,岩石是央迈勇这个庞然大物扶壁状岩体的一部分。香客或是喇嘛在这里建有确登(神龛),高达洞穴的顶部。有一道石头拦围住了长长的洞穴,这里是香客的避身之处,也是武装分子的进攻之地。

在高海拔地区,不时听到从山顶滚落下来的冰块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打破了寒夜的寂静。

八、蓝月山谷见到劫首

洛克一行在转山时,就在这个神洞处附近碰到了扎西宗本。也许是在为他的滔天罪行赎罪,或在筹划新的掠夺计划,也在转神山,跟他一起的一群佣兵,掠夺和凶杀刻在他们阴沉的脸上。

扎西宗本礼貌地脱帽、点头,打手势让洛克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然后他命令一个手下解开牦

牛皮做的马褡裢,从里面取出一块块被手弄得很脏的酥油和一种软干酪。这时候突然下起大雨来,洛克没能给他们照成相。他们个个都配备步枪和手枪,这些枪是从北部的国民党军队那里抢来的。

扎西宗本问洛克,晚上在哪里露营,洛克正犹豫不决不知该怎么回答时,扎西宗本把手放在胸口上说:“你什么都不用怕,我已经发出了命令,不准骚扰你”。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不久,洛克一行发现悬崖上有一只马鹿,猎手举枪瞄准,子弹打中了目标,但是马鹿往下翻滚了大概有 600 米,掉到达瓦容河谷里去了……。

洛克一行开始爬山,山口海拔近 5000 米,翻过山口以后是央迈勇南坡上最独特的河谷——达瓦容。这里的岩石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无数像台球桌那般光滑的片石使整个河谷看起来像一条宽阔的碎石公路。路边排列着像小房子那么大的石头,由片岩一层一层地叠起来组成。这些石头是从高处掉下来的,上面的冰雪斑斑点点。天又下起了暴雨冷至骨髓,行路更加艰难,天色渐渐地晚了。

九、探险途中最危险的路段

那天晚上洛克一行的宿营地在海拔 4900 多米的洋代措纳(海子)上方,在东义土司的地盘上。东义有几个湖泊,最大的是勒西错(智慧海),海拔 4724 米。从央迈勇巨大的悬挂冰川前舌流下的冰水形成了这个湖泊,这段路是转山中最危险的部分。

喇嘛向导扛着一支步枪,焦急地四处张望,然后又抖抖索索地把枪交给领队。在湖泊对面坡上的高处有一块巨石,走近一看发现巨石后面还有几个藏民,他们控制着整个湖泊。他们呆在石头工事后面,注视着洛克等人费力地爬上山口,上面是一个平坦的高山牧场,通往好几个方向的几条河谷在这里集中(松都丫口)。长长的贡嘎登河谷在央迈勇和仙乃日之间,从这里向东下降,洛克第二次来这里探险时就住在这条河谷里(洛绒牛场)。

洛克一行计划在那天晚上到达一个名叫冲古贡巴的小寺院,它坐落在仙乃日(观世音菩萨)的山脚下,面对着冰川和一条从落叶松、冷杉和云杉林中流出来的涓涓溪流。去那里得再翻过一个海拔 4938 米的山口,令人胆寒。小路在一座岩石山峰上急转至山口,然后又急剧下降至炮太拉卡河谷。在左边的下面,远远地看见赤土河在陡峭的峡谷中奔流,横贯整个贡嘎岭山岭,自西向东流入水洛河。

洛克一行在翻越炮太拉卡山口时,又遇到了暴雨,全身都湿透了,手冻僵了,鞋子里全是水。他们穿过柏树林和仙乃日轰鸣的冰川激流,仙乃日永不消融的雪冠隐藏在云雾之中。

洛克一行到达了一片落叶松林,树干粗壮、枝木茂密,但是不高。山谷对面的悬崖下面静躺着一个深蓝色的湖泊,叫做卓玛拉错,是仙乃日的魂湖,意为仙女湖。山高路险,大雨倾盆,天气寒冷,经过艰苦的跋涉,洛克一行终于到达冲古贡巴。冲古贡巴的位置相对较低,海拔是 3889 米,位于仙乃日雪峰脚下和贡嘎银河的结合处。

洛克一行被带到一座石头房子里。扎西宗本早就捎话要寺院尽力接待好他们。马帮在一个小院子里卸下东西,天下着瓢泼大雨。他们通过一条幽暗、狭窄的通道进入了这座旧房子,两边的房间很小,里面烟雾弥漫,藏民正在房子中间用湿柴火烧火做饭。

十、宿营冲古寺院

洛克上了左边很陡的楼梯,被带到对这里来说已经相当不错的房间,这是寺院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房间了。天花板和墙壁都绘有图案,很明显它是活佛的居室。房子上有法座和床,上方挂着一些唐卡,画的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

房间左边有一扇门,里面是一间很小的密室,供有佛教的本尊护法神。柏树燃烧的烟雾从没

有玻璃也没有纸的窗户、地板上的每一条缝隙渗进到洛克的房间里来。

由于以前从未有过白人来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外国人转过这些神山,洛克一行到达后一群藏族香客都跑过来看稀奇。有的爬上墙头盯着看,其余的人挤在院子里看西洋景——第一个要住在这座寺院里的白人。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又开始朝觐,继续围绕着这座旧寺院从右至左不停地转,众口一词地祈祷。洛克觉得自己被埋在了冰雪围绕的大山之中。这座寺院周围是没有主人的土地,是香客们的集合地。洛克的喇嘛向导试图说服洛克,在那里逗留一天,第二天就继续上路,但洛克反对了。难道来这里不是为了拍摄神山、绘制神山的地图、收集这片未知领域的动植物标本吗?

十一、仙乃日像一个巨大的白色法座

洛克在此呆了三天,摄到一些很好的仙乃日照片。仙乃日不愧为菩萨的净土,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白色的活佛禅定时坐的法座。从房间可以看到仙乃日宏伟壮丽的景观和其巨大的冰川。

洛克想找一个点能够把山峰、冰川和溪流全部拍摄下来,就独自离开了寺院。没走多远,护卫队发现洛克不在了。急忙跑出来找,看见洛克独自在河床上往河谷上走,就冲过去把洛克团团围住,手里拿着步枪,警告洛克再不要一个人外出了,洛克跟着他们回到寺院。

浩瀚的森林覆盖了冲古寺所在的河谷和山坡。洛克看到寺院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树倒了,大为震惊。神山前竟然有这种野蛮破坏!洛克问是谁干的,喇嘛们告诉洛克是去年仙乃日的一次雪崩,把树压倒了。又告诉洛克,每发生一次雪崩,扎西本宗就会带人洗劫一次寺院。洛克在冲古寺看见了对面山坡上的亚丁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

寺院的喇嘛对寺院的历史一无所知,只是说冲古寺一定有100(现查证为800多年)多年的历史了。洛克和喇嘛向导参观了寺院。洛克准备了一些面值50美分的银元,分别作为礼物发给寺院的僧人。在主殿里有四个经堂,其中一个经堂里供有一尊塑像,面目狰狞,有很多手臂(时轮金刚),在外面的柱子上挂着过往香客留下的供品:手镯、耳环、珠子、羽毛、铃铛,甚至还有头发。念经的喇嘛穿得破破烂烂,上面沾的酥油蹭得油光发亮,他们的僧袍既是毛巾又是手帕。

十二、冲古寺川流不息的佛教信徒

在洛克住的房间旁有一个方形的建筑,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转经筒,墙上有一幅日松贡布三位一体神的壁画。香客川流不息地走进这间小屋,推动转经筒满一圈后出去继续围绕这座旧的,然而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寺院转经。冲古寺又是尼姑院,和尚和尼姑都住在这里,甚至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尼姑们年老体衰,瘦消细长,穿着藏式长靴。牙掉光了,剃光了头发,只有他们开口说话,才能把他们和男人区分开来。

洛克在这儿的几个晚上很不舒服。下面房间中央都生的明火,烟雾钻进洛克住的房间,熏得他眼睛发痛。附近有一些马厩,从那里飘来的氨水般的气味,鼻子和喉咙真是受不了。洛克决定要比预想的时间提前离开。洛克的喇嘛向导知道后,高兴极了可以返回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背负的责任就要完成了。

十三、央迈勇举世无双

洛克一行离开最后一个山坳,向着贡嘎银河谷的一个山口进发。山口的海拔高度是4816米,他们就在那儿宿营,如果天气好,从那儿能够看到央迈勇、仙乃日、夏诺多吉。这个地方叫做日萨,他们在此呆了两个晚上。

第二天是1928年6月26日,早晨的气温是18℃,喇嘛向导在4点半把洛克叫醒了,他往洛克的帐篷里喊道:“快看壮观的央迈勇和仙乃日,你的运气太好了”。

洛克起来,走进清冷的黎明。万里无云,眼前耸立着举世无双的金字塔状的央迈勇,她是洛克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山峰。天还是黑的,有点发绿,白雪覆盖的金字塔呈现出灰白色。央迈勇和仙乃日的山巅突然变成了金黄色,太阳的光线正在亲吻她们。

仙乃日躲进云层后很长一段时间,央迈勇仍然全貌毕现,尽显华容,这使洛克想起在甘肃最后一眼瞭望阿尼玛卿神峰的情景。

八月份洛克第二次转贡嘎神山时,正值夏季降雨的高峰时节,天气更加糟糕,旅途更为困难,洛克没有能够拍摄到夏诺多吉的相片,她一直拒绝撩开在她雪冠上的面纱。

十四、第三次考察失败

1928年底,洛克打算第三次去贡嘎神山,木里土司同意洛克再去贡嘎岭高原,但这次洛克有点担心,库鲁寺传言说扎西宗本已经送来一封有关洛克的信,不准洛克再到贡嘎岭。

洛克第三次去贡嘎岭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土司安排好的。他派了一名喇嘛随队,从库鲁出发去夹果,土司的妹妹和她的丈夫住在那里。但是第二天一早,一个交通员从木里土司那里带来一封信,里面还有扎西宗本写给他的一封信:土司朋友请求洛克打消念头,因为扎西宗本已经听说洛克在木里,如果洛克再去他的地盘,这一次他不会听木里土司的,他要洗劫和杀死洛克一行。

他的理由是:洛克一行上次转山后,贡嘎岭之神很明显地生气了。被他们惹怒了。冰雹袭击了贡嘎岭,面积之广,数量之大,以至摧毁了东义土司地盘里全部的青稞。

十五、洛克揭秘贡嘎岭对世界的影响

由于扎西宗本的阻止,洛克只好屈从于他们的威胁,第三次考察没能如愿。但是洛克一行是第一支踏上贡嘎岭高原,考察从高原升起的山峰,沿着河流和峡谷,攀登至冰川的探险队。1909年鲁奎兹·培哥特参观了贡嘎郎吉岭寺,贡嘎郎吉岭寺位于这些山峰西北面去桑披岭的路上,约有七天路程。但是他没有得到神山的垂青,他来的时候,大雨倾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山峰的存在。H. R. 戴维斯和 F. 金顿沃德也没有,他们两人都从远处看到了这些山峰,但是没有名字。在他绘制的那种非常出色的云南省地图上也没有标明这些山峰。在从嘎鲁去木里的路上,他看到了这些山峰,但没有更多地说明。而洛克是第一人、第一次把亚丁介绍给了世界,把世界和亚丁联系到一起。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拉开了风靡全世界的寻找“香格里拉”、“伊甸园”的行动。

(注:部分节选《发现亚丁》作者 肖堂龙)

阿西土陶

据记载,游牧时代,赤土乡阿西村就出产土陶。但制作工艺相对粗糙,不便携带,没有被广泛推广。在农耕时代时,生活条件改善,居所固定,曾被冷落的手工烧制土陶备受欢迎,土陶烧制技艺得以延续和发展,至今已逾千年历史。后来,人们把阿西村出产的土陶习称为阿西土陶。

阿西土陶从用途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用品,一种是宗教佛事用品。日用土陶称素陶,也称黑陶;黑陶原本是银灰色,为了纪念一位大将,后来制为黑色。相传,在很久以前,稻坝、贡岭和东义片区很多老百姓被妖魔施法患病,浑身奇痒,苦不堪言。英雄格萨尔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一位大将来稻城除魔,拯救痛苦中的人民。经过与妖魔数日斗法,大将降服了妖魔,解除了人们的痛苦。后来,大将回归故里不久病逝。因大将崇奉黑色,为感谢大将的恩情,稻城人在制作土陶、门、窗时都采用黑色,以示纪念。

素陶用途广泛,品种繁多,主要有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茶具、酒具、碗具等,还可作为青年男女

求婚所用的吉器,当某位小伙看中一位姑娘,便由家人提上一个素陶酒壶,盛满青稞酒,系上哈达,带着酒杯、酥油、大茶等日用品前往姑娘家中求婚;如果女方家长答应这门亲事,则当场喝下青稞酒,反之视为拒绝,这种习俗保持至今。

宗教陶制佛事用品,主要用于经堂、寺庙、宗教佛事。经堂、寺庙主要用于塑造菩萨、制作酥油灯;佛事活动主要用于存放崇奉物品,均是藏传佛教传入康巴藏区后的产物。佛事用品的制作和用途约定俗成,当地百姓每年藏历新年前夕均要制作佛事用具,制作时以户为单位,每户三个,颜色有别于黑陶,多采用白色作陪衬。做好的佛事陶具于藏历新年初五交到寺庙,由寺庙高僧作法,择吉日在太阳出来前将陶具置于河水深处,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家福平安。

不管是日常用陶还是宗教佛事用陶,都严禁用于制作痰盂等不卫生的器物。

阿西土陶的烧制工序纷繁复杂,通常按采、选、炼、存、制、抛、置、烧等几个程序完成。采泥:采掘土层中特有的黏性好、土质细的黄土和褐色土。采土时,需要在石层岩和硬土中去采集,一般在地表层30厘米至80厘米下,通常每人每天最多采集30千克。选土:将黄、褐色两种土等量均拌后,加上适度的水晒干,置于石臼或木臼舂细,然后用筛子筛选优质泥土。炼土:将筛选好的泥土用水调和后揉搓成泥团,用木棍反复拍打,增强泥土的韧性。存土:泥土炼好后,存放12个小时后便可制作土陶坯子。制坯:制作陶坯时,先用一块圆形的木具将泥团捶打、拍打成所需形状,再用一块有条纹的木制工具在陶坯上印上花纹。抛光:陶坯形成后,为了增强美感,要镶嵌象征“吉祥”的白色小石花;因稻城人崇奉自然,石花通常用“长城”、“太阳”、“月亮”、“山”等构成;石花镶嵌完成后,用湿鹿皮渗水抛光。置坯:将制好后的陶坯放置在阴凉处阴干,一般需要三天时间。烧制:陶坯阴干后,架在温度适宜的火堆中烧制,待烧红后,要向器皿内外置撒上糌粑以防渗漏,洒上麦糠以改变颜色,其自然冷却后就形成了黑陶。宗教佛事用具与其工序大致相同,增加了在黑陶上根据需要涂抹颜色的一道工序。

阿西土陶,不管是日常用品,还是宗教佛事用品,其图案都非常讲究。如酥油茶壶:藏族人崇拜大海,视壶中的酥油茶为海水;壶的手把形状为龙,龙头向上,龙尾朝下,壶嘴形状为“水狮”,即“辟水金睛兽”,意为人们喝的酥油茶就是“水狮”喷出的圣水。

几百年来,阿西土陶作为旧时稻城藏区民族工艺发展的产物,曾在与周边地区的互市交换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旧时,当地群众生活所需的茶叶、食盐、布、绸缎、哈达等生活用品均来自外界,通常是物物交换,自运自销;到了明、清时期,始有商贾落户稻城,当地民众在其影响下,逐步成立发展了马帮队,专门进行日常生活用品的运输,彻底改变了自运自销的运作模式;后来,马帮队在将本地的麝香、虫草、贝母、皮毛等运往云南等地时,发现土陶很有市场,便将其带往外地交换,推动了阿西土陶的迅速发展。鼎盛时期,家家户户都有作坊,民间还自发组织“陶马队”,将茶壶、水壶、酿酒罐、酒壶、锅、碗、盆等土陶日常生活用具运往木里、云南迪庆以及康南地区,与当地的大茶、粮食等进行交换,并逐渐形成数条商道。据考证,在青藏线、滇藏线和川藏线三条茶马古道中,稻城是川藏线南线的支路,有茶马古道圣地之称。当时川滇藏区有康南、康木和川滇三条主线。康南线分为三条支线:一是从阿西出发,经赤土、金珠、冉子、无量河、协坡到理塘,该线路也是后来有名的红军路;二是经阿西、赤土、金珠、龙古、海子山到理塘;三是经阿西、赤土、傍河、拉纳山到乡城。康一木线,经阿西、赤土、机能、东郎到木里。川一滇线,经阿西、贡嘎岭、东义到云南中甸、德钦等地。这些茶马古道的交错融合,对加强交流、繁荣经济、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赤土乡曾经成立土陶加工合作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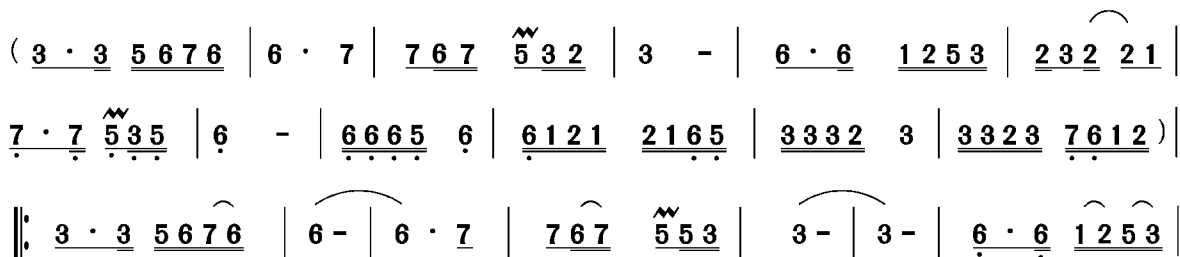
第四部分 歌曲

亚丁三圣是心中的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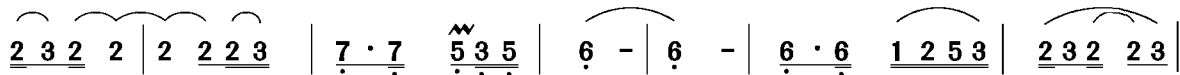
1 = F $\frac{2}{4}$

罗绒丁真 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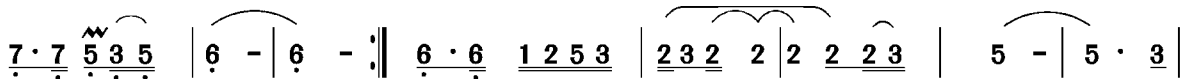
抒情 稍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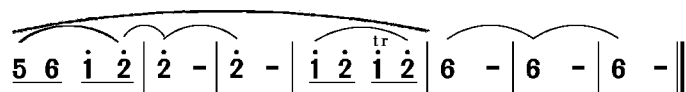
1. 佛 的 身 躯 化 身 是 文 殊 雪 峰, 佛 的 身 躯
2. 佛 的 言 语 化 身 是 观 音 雪 峰, 佛 的 言 语
3. 佛 的 意 志 化 身 是 金 刚 雪 峰, 佛 的 意 志
4. 念 青 亚 丁 神 峰 是 心 中 的 佛, 念 青 亚 丁



化 身 是 文 殊 雪 峰 喻 嘛 阿 格 吓
化 身 是 观 音 雪 峰 喻 嘛 呢 叭 咪
化 身 是 金 刚 雪 峰 喻 嘿 扎 叭 咪
神 峰 是 朝 拜 圣 地 念 青 亚 丁 圣



喻 嘛 阿 格 嘛 念 青 亚 丁 是 人 间 的
喻 嘛 叭 咪 咪
嘿 扎 叭 咪 啪
人 间 的 天 堂



天 堂。